

我的手机不关机

□李晓

爸爸突发疾病的那天中午,我正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意昏沉。手机铃声响了,是妈慌乱急促的声音:“快点,快点,你爸说不出话来了。”

“不要急,马上,马上就来。”我叫出声,冲出办公室,腿脚明显有些发软,无数次在心里担心的这个电话,雷声一样轰隆而来。

爸爸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上了两天呼吸机后的晚上,他吐完了生命最后一口气,我就成了一个失去了爸爸的中年男人。

安葬好爸爸后,妈妈才告诉我,爸爸发病的那天中午,她拨打我的电话号码时,好害怕我关了手机睡午觉。妈妈知道,我有睡觉关机或设置成静音的习惯。我神经衰弱,睡眠一直不好,他们尽量不打扰我,让我好好的睡觉。

亲人之间也有一种神秘的“电波”感应吧。爸爸发病的那天中午,我心里烦躁不安,没像平时一样关机或设置成静音。

没想到,妈妈给我打来的电话,那是爸爸生前对我的最后一次呼叫,他长眠在地下,我再也不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了,除非是在梦里。

爸爸和妈妈,合用的是一个老年手机。在这个智能时代,不上网络的老年机表示爸爸和妈妈已被主流甩出了好几条大街远。

只要不是我在睡觉的时间,爸爸打来的电话,还是高频率的。爸爸是我人生冷暖的预报员、提醒人。他发现黑云在聚集,电话就赶来了我这里:“你要带伞啊,马上雨来了。”有次,爸爸在做这样的提醒后,又打来电话嘱咐:“打雷时,不要在电线杆下待着不走啊。”天气预报说寒潮将至,爸爸又

来电话了:“多加一件衣服啊,不要在天气面前逞强。”

妈妈会说爸爸给我打电话次数多了,爸爸满怀歉意地答应着少打,但总忍不住。他有时按动着我的电话号码,“嘟、嘟、嘟”,还没按完就突然止住了手。爸爸和妈妈尽量少打扰我,他们的儿子仿佛在天天谋划着大事,其实在平庸中虚度着时光。

这些年,其实我有很多次粗暴而冷漠地打断了爸爸在电话里的嘱托,厌烦着他的唠叨、厌烦着他的神经质。

在爸爸79岁那年的一个深夜,妈妈牙龈发炎,疼的感觉脑袋炸裂了一般,爸爸给我打电话,我关机了。无奈之中的爸爸敲响了楼上邻居的门,把妈妈送到了医院。

爸爸和妈妈,寂寞之中也给老家亲戚、来城里居住的乡亲、老同事们打去电话,诚恳邀请着聚会聚餐,爸爸在本子上一次又一次用蝇头小楷写着聚餐时的菜名。有些聚会,爸爸激动得热泪浮动。有些去世老同事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,爸爸黯然泪下,妈妈捂住胸口叹息。

友人老周也有睡觉关机的习惯,前几天的一个晚上,老周86岁的父亲从老年公寓悄悄溜出来,在老周家的楼下徘徊了好久,但最终忍住了,没上楼。老父亲就在楼下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自己说过得很好,放心吧。老父亲是两年前主动去养老公寓居住的,说那里有不少老友做伴。接着电话,老周似乎心有感应,他到窗前朝下一看,发现父亲就在楼下颤颤巍巍转着身体。老周冲下楼,一把抱住父亲,哭了。老周告诉我,从此以后,他睡觉再也不关机了。

妈妈,我也给您承诺,从此以后,我的手机,每天24小时都不关机。

母亲的“命运”鸡汤

□马海霞

听黄大妈说,胖姨现在可了不得了,她儿子是中医博士,在上海工作,胖姨和老伴也去了上海,胖姨儿子还在上海给胖姨买了房子——我这番话抛出去,我妈没反应。不对呀,按说我妈应该像打了鸡血一样跳起来发表听后感才行:看看人家胖姨,吃了半辈子苦,终于苦尽甘来,母以子贵,跟着儿子享福去了,啧啧,人的后半生命运掌握在孩子身上,孩子出息了,父母也跟着沾光。

猜我妈早听说过胖姨的事情,所以故作镇静,于是我又抛出了听来的另一位“别人家”孩子——苏大妈的儿媳。听说一月收入好几万,在城里买了楼房,把苏大妈也搬去住了,空出的老宅子让自己娘家爹妈搬去住了,虽是乡下老宅,却是二层小楼,还有个小院子,可以养花种菜。

我妈在看电视,还是对我这番话没反应,我赶紧做了自我批评:也有靠学历发家的;也有学习不行,靠能力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;您女儿我是学历能力都没有,自己过不好,也没法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这些话都是我妈以前说我的,我

原来还不服气,甚至还把自己的平平现状归罪于遗传不好,每次都把我妈气得够呛。现在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了,也肯向生活低头认错了。我妈听我听完,把眼睛从电视上移开,反而劝我: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,你没赚大钱的命,若收入高了,还无福消受呢。人这辈子,平平淡淡、健健康康就是最好的生活。”

我妈可能年纪大了,现在啥事都能扯到命运上,我只要一说谁谁过得比我好,我妈立马就搬出她总结的那套“命运鸡汤”劝我。虽然这个说法属于封建迷信,但我妈这么一说,我心里也不由得舒坦多了。看来人到了一定年龄便看淡了人世间的功名利禄,知道常思一二不想八九,我妈越老越有大智慧了。

一日回家,听到屋内我妈跟二姨通电话:“我那闺女,才40多岁,血压、心率都不达标,年轻时不努力,现在看到有人比她过得好,心理又不平衡,我只好忍着火宽慰她。不这样说,她愁出病来,遭殃的还不是我……”

原来我妈的“命运鸡汤”是这么熬出来的呀。好吧,以后我在我妈面前少艳羡他人,保持平常心,让我妈也少生点儿气。

婆婆“翘课”

□李秀芹

婆婆要搬来住了。原来每次到乡下婆婆家,很快便走,交流也仅限于客套问候,如今朝夕相处,我真怕哪句话说错了,影响婆媳关系。

有同事给出招:等婆婆来了,可以教她使用智能手机,教她用手机打车、叫外卖、购物,也可以把自己看到的有意思的短视频和段子发给她看,消除代沟最好的方式是让老人融进自己的生活,代沟没了,自然聊得来了。

婆婆有智能手机,也有微信,但她只会接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,不会主动联系别人。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,我决定一周教婆婆一点儿。婆婆终于学会用微信联系亲朋了,又学会了刷短视频,我准备下一步教她网购。但婆婆好像开始躲着我了,晚上吃完饭,她收拾完碗筷就匆匆说下楼去散步了。我想,小区里有跳广场舞的,婆婆去看看,有兴趣跳舞锻炼一下也挺好。可有一次我撞见婆婆独自一人坐在小广场的椅子上发呆,就留了个心眼,连续观察了几个晚上,发现她那是散步,都是坐着发呆。

粗心的老公什么也没发现,我和他交流后,他去找婆婆聊了聊,才知道原来婆婆对我的“智能手机课”并不感兴趣,不学又怕我不高兴,于是每天学习不喜欢的东西,感觉越来越吃力,这才选择了“翘课”。

婆婆不爱广场舞,也不擅交际,更不愿与别人说家长里短的事儿,在新环境里交到好友也有难度。想到婆婆坐在小广场上孤零零地熬时间,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再和老公讨论下来,我们突然灵光一闪:干吗非逼着老人跟年轻人学东西,难道老一辈人身上就无东西可学吗?

我想到,婆婆会种地、会裁剪衣服、会编织毛衣,还会钩帽子,这些我统统不会。于是我先以种点健康小菜为名,发动全家把阳台利用起来,在花盆里种菜。阳台这块“地”播种完后,我又把家里不穿的旧衣服翻出来,跟着婆婆学裁剪,给家里的猫做了好几身衣服。发到朋友圈后,好几个人都找我帮忙做呢。

我做手工上瘾了,自从学了点婆婆的女红技术后,我把家里的旧毛衣毛裤都拆了,给家里的沙发和椅子都织了“衣服”,连家里的家电都穿上了毛外套。我又把旧床单裁剪成布条儿,用缝纫机扎成布绳子,再用钩针钩成了坐垫。

开始时向婆婆学习耕织技术,是为了让“翘课”婆婆安心回家,可学着学着,我发现种菜和做手工让自己放下了手机,眼睛和大脑都得到了放松,是非常好的解压方式,而且婆媳关系也自然了许多。

对于老年人,年轻人也可以适当停下脚步,找到双方共同的乐趣,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起来。

斜杠妈妈

□菟丝花

一大早就在朋友圈发了自己烤的紫薯夹心面包、包得形似玉兰花的大馄饨,还有手抓饼填上肉馅煎成的肉馅饼……造型美观,隔屏都能舔出个色香味俱全来。

想想真是可叹,当初的我何曾拥有这些技能?虽没生在帝王大院,但婚前作为家中幺女,有父母疼、哥哥爱,差不多也是被当作公主来养;婚后我们两头蹭饭,自己都没开过火。

然而,自从升级当了妈后,就不得不蜕变。这里单说厨娘生涯。虽然每次都有入厨“三件套”(手套、眼镜、iPad)的保驾护航,但还是没少掀翻油瓶、切了指甲、扔了炒勺……而且,任何菜系只要到了我手里,最后都会变得没有灵魂,变得面目全非,看起来像一坨怪物。

但毕竟还有一个“公主”该有的倔强和倨傲,所以,借助各种美食app,外加各路厨神的指点,我慢慢培养着自己的厨艺,还熟能生巧地学会了烧、烤、蒸、煮各项技能,那些烤面包、蒸花卷、热卤煮,看起来都很不错……公主也是有厨娘基因的。

当然,养育孩子的过程不只是吃吃喝喝这点小事,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。娃的幼儿园里,经常会有各种家校大联欢,规格之高堪比某台春晚。说起来,在那个耀眼的舞台上,娃娃们有时候只是充当了一下配角,主角往往是那一群各怀绝技的爸妈。突然发现其他家长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,个个都有绝活惊艳全场。而我,除了一点能吃能睡的爱好,根本就没有一点能拿得出的艺术造诣。

据说新时代教育孩子的王道,就是要执着地栽培自己。所以,为了孩子我半路出家开始学手艺——绘画、舞蹈、创意手工……各种孜孜不倦。当然,人到中年再学艺,真的会手脚笨拙、智商欠费,所以弹着那把小巧的尤克里里,我就会各种手忙脚乱,三四不分。但不管怎样,依然要忙里偷闲,为艺术献(现)身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盛装出席去给娃镇场子,也才能紧跟时代步伐陪娃成长。

身边不少妈妈也都是我的榜样。一位朋友,为了陪孩子学习法语,最后把自己这个法语“小白”学成了“大拿”;一位老同学为了让娃子减肥,陪跑的结果是一不小心自己就跑起了马拉松;还有一个同小区的妈妈,陪孩子混迹各种兴趣班的时候,居然慧眼独具发现了新商机,完成了全职主妇到职业女性的蜕变……

“斜杠青年”指的是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年轻人,这里借用一下:一朝“公主”落凡尘,哪个妈妈不“斜杠”?有了孩子,那看似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的倔强和不甘,都变成了动力。